

金華黃先生文集

五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九

續藁六

記

重脩紹興路儒學記

今上重紀至元之六年聿新庶政博求才望俾狹遠人得南陽宋公以爲紹興路總管紹興古之會府關决趨辦素號叢廁公承命而至未遑它及首以導揚德意化民成俗爲務下車之始周視廟學顧其屋室摧圯弗治倉廩枵然貲用單竭惕焉惟學校之廢是懼亟爲貸私錢以具祀事發餘粟以賦祿食其明年改元至正秋大熟於是量入爲出而給其經費節縮浮蠹以資土木之役乃諭士之籍于學及民家之有力而好義者輸財薦貨以助其弗繼諛日之吉倫材尤工自禮殿論堂經閣齋館周廡重門以至庫庾庖湢總若干區仆者必起缺者必完瓴甓周廡重門以至庫庾庖湢總若干區仆者必起缺者必完瓴甓

人資學二十二卷六十六之一

朽墁峻整堅密髹彤藻繪偉麗顯嚴綺以脩垣而植表通衢之東西曰文明坊公於程督勸相不憚其煩前後交贊之者教授曾君汝巽徐君霖愷直學韓臨之也其又明年春甫告訖功而公去爲山東轉運使郡人夏君泰亨時教授杭學謂公之嘉惠斯文不可無以昭示方來奉事伏屬潛書于貞石潛忝以非才預聞學政謾不敢辭竊惟國家臣一宇內弛武而隆文由忘師達于郡邑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無不立學且慎選良二千石爲之師帥德至渥也顧其廢興靡常或彌久而益振或寢就棄落而不支特係夫任其事者能知所當務之緩急否耳茲郡故有學在城北偏其徙賓今所三易州將乃克大備我朝至元二十又七年提刑按察副使王公俱以歷歲既深其敝已極不宜苟簡架漏待爲具文令撤而改作焉其後郡守胡公



元蘇公炳間嘗施營葺之功未幾壞逮公遂斥大其規制因舊以為新將使儒服俎豆之事永有賴以不墜其仰體上意之所獨而悉心殫力於職分之當為可書也已昔者魯脩泮宮詩人頌之土木之美畧而弗著第稱之曰糗一魯侯敬明其德繼之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今之土木一新矣游於斯息於斯而能充類致思曰新其德則公之德衣被于後人良未艾也請以是諭于同志併書而刻諸公名文瓊宇子璋陪台垣儀憲府踐數滋久其為郡多善政非學校所關皆不書

義烏縣學明倫堂記

義烏故有先聖廟在縣南宋慶曆中徙于縣東而立學以應令崇寧初命縣皆置學又徙于縣西尋燬于寇今廟學在縣北則紹興間所徙也其後又斥廟西地以為學而規制寢制逮入

國朝有司以時繕治惟謹天曆二年冬達魯花赤鐵閭始盡撤而新之奧殿邃廡衷庭穹門崇高脩廣悉倍其舊且改作論堂直廟之北墉面勢甚正而地脈隱隱隆然以起堂適據其脊或挾官宅地形之術審其方向謂宜避勿犯由是未及就緒而邊輶工後來間有不為其所怵者率憚於役殷費鉅固敢自任顧假術者之言以為解閱歲滋遠莫或以動其意至正三年夏五月縣尹周侯自強來蒞事展謁而退覩斯堂之暨茨不施欹仄敝漏殆將覆壓問其故而為之太息亟令鳩財劖功易其已壞而補其弗具朽墁銙甓必堅必良棟梁豐碩櫺檻顯敞飛棟步廊高于四阿左右齋序為屋十間基而未構者半完舊益新畢潰于成什器之須待用無缺先賢之祠曰忠孝堂寓於廡下則遷而位于廟之西南巨石偃蹇當乎前軒則因其自然輔以土

壞及亡山之石使就平坦甃其上為杏壇脩五十尺有奇而廣
加其脩五之一始事於是年之冬訖役於明年之春主教事者
欲圖賢侯之績俾永勿墜爰狀其實屬晉記之蓋古者惟有學
而無廟後世或有廟而無學廟學之制莫備於今 詔書屢下
風厲作成視昔有加可謂盛矣義烏為名縣其有學亦已久夫
何一旦倏興忽廢春秋行事駿奔走執邁豆濟濟在列而考德
問業羣居游息皆無其所弦誦之聲希闇寂寥若向之有廟
而無學何以廣教道稱 上旨哉宜乎同俟鰥鷗焉致其力而
不卹於流俗也凡先王建學明倫之本意與是邦人材風俗文
物之大槩有晉陵胡公珵鄉先達朱公如璋陳公炳及晉之六
世祖慶士君所為記論著已詳石多不存而其文並傳於今未
泯潛不敢勦取前人成說以瀆告于同志之士姑為記其顛末

如此俾來者有考焉

重脩釣臺書院記

黃學士文集卷九

三

漢嚴子陵先生會稽餘姚人史稱先生少與光武同遊學光武
即位令以物色訪之得於菑國拜諫議大夫不受去耕於富春
山按圖志是時齊為郡而未為國其遺迹已漫不可考今建德
之桐廬實富春故地先生釣臺在焉所謂嚴陵瀨也不獨以嚴
名其地而且以嚴姓其州先生高風盛烈之所有於此為最著
崇立而表顯之使人知所嚮慕奮發不亦為民師帥者之職歟
釣臺有祠廟於范文正公作州之日而重新於蕭侯燧其有書
院則自陸侯子適始更王侯必趙侯汝歷規制乃備 國朝仍
其舊設師弟子貞而鄰僧怙土効惡奪其恒產以為已有訴之於
官僅復其半所食者瘠田五十畝而已間嘗入錢佃其旁官山

三十頃取鬻薪之奇贏以佐營繕之費豪民欲擅其利構訟連數歲不決至正元年秋總管邵公下車首務脩明學政偶閱其業山長沈元鼎方謀銖積寸累以興壞而起廢公復諭士人合私錢二千五百緡助其弗給土木之須靡不畢具元鼎尋書滿徐天麟繼之公以元鼎經畫有素留使同竟其役會達魯花赤高昌公適至與公併志壹慮臨視勸相焉寮佐亦克交贊其事而躬程督之勞則縣達魯花赤亦刺馬丹也屋以間計凡四十有九完舊者曰燕居殿曰祠堂曰清風堂曰招隱堂曰客星閣曰山高水長閣曰邃高樓曰羊裘軒曰懷仁輔義兩齋增新者曰三公不換亭曰天下十九泉亭曰錦峰繡嶺亭曰東臺西臺兩亭甃登臺之路而為門以識之又作門其外榜曰釣臺曰

富春山莊事於是年之十月而訖從於明年之五月寓公遺老來學之士共樂其成於是馬君泰之以書來屬潛識其歲月夫以二千石之重而荷承流宣化之任所以導揚上德扶世覺民者非可家至而戶曉也本諸名教樹之風聲待其目擊而心惟氣感而機悟將有惕焉于衷不能自己者矣諸君子藏脩游息於斯顧瞻江山想像儀刑聞先生之風而莫不興起尚無忘賢師帥新美之功哉若夫先生之行義與出處之大致見於前賢所論述者潛不敢贅陳也高昌公名閻爾仕于中朝歷章佩監中尚卿羅公名廷玉興和人以監察御史累遷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今由兩淮都轉運鹽使來涖茲郡云

婺州路重建府治記

婺為郡二百九十有四年郡始為州又七百一十有八年而江

南之版圖歸于職方州始為路建總管府所領為司縣者七為
州者以其地居浙水東一都會異時之州廨非帥臣則部使
者以為治所府署僅寓故西倅廳之兒契局後稍徙於其西二
十步歷歲滋多而繕治弗繼復就權剥經厯元君某以為久必
益壞且其制度樸陋非所以昭等威滋衆庶也謀撤而新之達
魯花赤某公同知府事某公因諉公總其役事於是諏日之吉
徵材庀工增其址之廣三十尺深五十尺而崇稱之門廡堂室
為屋以間計者三十有四而增其舊者四之一其宏敞嚴邃則
視昔為有加經始於元統元年夏四月落成於冬十有二月凡
役費為交鈔萬五千緡一出於規運子錢而公私不與焉蓋是
役也由元君待人以誠而無所欺遇事以勤而無所憚用克底
于有成抑亦賢守倅能虛己以聽其所為而又力相之故君得

以畢督繩慮而不愆十素也今達魯花赤某公謂前人之成績
不可使掩抑而弗著命刻諸石用昭示于永久以潛受鑒屬邑
或者能述其構興之顛末乃以書來俾記之昔者魯脩闕宮詩
人頌之曰奚斯所作紀其實也作宮者奚斯而奚斯不專其美
故享詩者又以為頌僖公也潛庸敢竊取詩人之旨與序詩者
之意謗元君之勞而推及守倅之賢以為之記若今公視前人
之功不啻如已出汲汲焉圖表顯之其持心公平而不以彼我
為間又嗣為政者所宜取法也輒併記焉

東陽縣門樓記

古者國無小必為臺門所以嚴等威重教令非苟致崇飾而已
也以為不若是無以習民於上下之分而壹其觀聽也古今殊
時郡國異體所謂麗譙者不皆出諸侯三門之制其以樓易臺

或猶有取禮之以高為貴者乎春秋譏新作南門非謂夫脩舊而加其度也蓋失時也東陽婺壯縣提封幾二百里民堵至四萬區不啻如古子男國縣署之大門故有樓庫仄下陋歲久且就圮丞耿君某以為是不稱古者嚴等威重教令之意爰合其鄉之大家俾撤而新之尋有二尺以為基之崇參其基以為屋之崇脩去屋崇五尺廣參其脩而益五尺凡脩廣視舊率加什二而崇倍焉為間者五而加其舊者二焉君之惠孚于人故民樂獻其力智周于物故工喜薦其伎始作於延祐二年冬十月樂獻其力智周于物故工喜薦其伎始作於延祐二年冬十月而訖役於三年春二月又不失乎土功之時是宜舉之易成之亟也學校之士咸相與言吾黨不可拱手視具乃買石而以書來曰吾耿君之興壞起廢可稱述者非一而樓為大願紀成事來者尚有考也溍不佞無能贊美頌勤然竊觀是役也有禮之夫所宜書者茲樓云乎哉程工屬役之凡庸可畧也

義烏縣尉司記

清江周侯為義烏之明年至正四年也其年春三月新建縣尉因成來屬以記按圖志縣故有尉廨國朝至元間以為候館而未及改築間嘗寓治縣之東廳終以為便延祐初始卜地創立官署于金華門之內既已就緒陰陽家或言其地不利廢為荆棘之場垂三十年領尉事者僦民屋以居而蒞治靡有定所吏抱文書往來閑白恒以宣泄為虞官兵散處間巷阡陌間猝有呼調輒爽於期會愚民起而為盜事覺坐逮無所棲寢昏暮倡興作尉刺馬丹尋輟俸為之繼且躬任其役縣民樂周侯之

廉介而無取仁恕而有容者亦願市材覽募匠傭以效其愛助之意乃諫日之吉徙鄉亭在縣門之左者於其右增折舊址建廳軒門廡為屋以間計者總十有五自疣事至訖功凡五決旬蓋周侯之下車甫十閱月而百廢具舉此其一也夫尉之為職主於求盜而不能教民不為盜其為盜與否視縣政得失何如耳方今國家承平治化流洽周侯膺百里之寄又以豈弟之政撫摩其凋瘵督察姦惡驅而歸於善良椎埋搏掩之風日以衰息民安其業而事益不至於尉之廷其庇庥所及非徒循故事設官府俾察佐得以分曹而按職也昔者詩人觀召伯所舍之樹猶望其勿剪勿伐以侈無窮之思輪奐之美居處攸寧不止於所舍之樹而已後之君子覽今所記而一日必葺以無忘周侯之德庶幾詩人之意乎周侯名自強字剛善以文學政事

五十六

黃鳳樓文集卷之六

之

知名於時它可稱道而不係於茲役者未暇殫述也

松陽縣惠洽巡檢司記

歎之松陽所部六鄉其一曰惠洽至元某年始置巡檢其地以教官而假巡檢則自吾岳君始先是居其官者凡若干人咸即寓舍以為治所卒伍散處墟落間緩急呼調輒後會期莫有以為屋以間數者若干費錢若干而其什七出於君之私橐不足以成之又明年冬十有二月功以訖告門廡堂室器械之須靡不具完君既諫日之吉入擾聽事而休吏士于旁舍迺以書來曰願有紀俾後之人勿廢也夫尉巡檢均以求盜為職而尉得與令長連署常治其邑中巡檢所治率在乎荒郊林莽山區海聚幽昧曠絕之境其為力既尉雖

矣矧處為山郡而介于瓯越

國家初定南服患其竊發之不時也嘗選用重臣逮牙分閭以淮焉雖以積安日久而椎剽之習或未盡去巡檢之為力不加難乎是以來者幸其苟逭於吏議則望望然計吾歲月而去之固無以居處之崇為也君儒者按職甫及期枹鼓不驚而田里之人甘食以安寢又能致其餘力以樹立官府如此向之所謂難者君直易處之其設施之整暇何如我是有政焉非特土木之功而已世恒譏儒者迂且憚事若君之為武夫俗吏不可少媿耶為之記所以昭作始之自亦所以釋儒者之譏也君名自脩字德敏宋太師鄂忠武王五世諸孫今為常之宜興人

重脩廣濟庫記

國朝既取宋分命重臣行中書省事蒞治其地仍即其帑藏置

廣濟庫以隸焉所統郡邑歲入上供及經費之出納無所不掌庫在今杭之清湖司其事者呵護惟謹至正元年夏四月乙未庫東南一里所細人之家不戒于火延及庫門自官廳吏舍衛卒所廬至于神祠盡毀平章政事光祿公躬率僚屬督視救止之寶庫及它教屋二十皆賴以完公謀於叅知政事道同中奉公謂興壞起廢莫先於此宜有所改作以絕非虞故丞相儀同公適被

上旨出臨江浙允協其議爰俾煦磨文林郎孫三寶都鎮撫脫脫度其形便以圖采上諭辰屬役因以孫君領其要按圖改作焉先是貢輸始至皆暫寓于行廊必文移已具遣官監臨乃以入于內庫奸利之弊日滋且其飛棟步櫺參差交錯遺燎所由及也遂於內庫門之西增砌教屋十有六以候貢輸之至中設

架閣庫以度簿書其東則為相府之行署與筦庫者之治廨略
舊址立祠以奉倉史之神處衛卒於外門之左右而稍更定其
位置撤寶庫之前軒及教屋之行廊而悉易以方亭鋼鐵為牖
廳壁為墉中闢大門而四旁繪以脩垣亦如之鑿三池蓄水環
於其後周防備盡前所未有孫君述其顛末以授潛俾為之記
潛竊惟昔之有國家者藏富之所散于列州而今也藏富之所
聚于諸省大江以南為行省者三而土產之豐無踰於江浙歲
所入泉幣金玉織文它良貨賄待用之物以鉅萬計所儲為甚
厚所繫為甚大在禮君子將有所營必以廩庫先於居室釋之
者曰重國用也今茲火之所燬故宇當復者幾區宰執大臣知
國用之為重而先其所急察屬執事之人又能力相之皆有合
於禮所可記者不止土木之美而已庀材効功之目公牘詳焉

西蜀文集卷九

九

此不書

平江西虹橋記

泰定元年冬十有二月庚午平江閭門外新作虹橋成古者辰
角見雨畢而除道天根見水涸而成梁有司之常事耳春秋之
法常事不書此何以書在有司常事也而此非有司之常事也
按郡志橋之載於圖籍者三百五十九而為虹橋者三其一在
城西若干步即此橋也去年夏大兩水暴溢橋居兩水之交所
施材甓皆腐缺莫能與水抗一夕盡圯其地適控通衢凡徵令
賜予布政於方國若奉貢輸賦脩職于京邑者悉尚是而之焉
執事者奔走迎勞無虛日懼舟楫不足以嚴使客則柂木以俟
之方謀所以復其故而官帑不可輒發又重以其役厲民未知
費所出郡民鄧文貴聞之請分家貲之半更為石橋以利永久

既又以為此有司者之事非細人所得干也乃飭材用充工徒以聽要束焉事聞于府府上之行中書已而報如其請遂以八月乙丑始事閱八甲子而告訖功橋之脩四百尺而其高十分脩之一五分而殺其二乃與岸等脊之廣得高之半而趾之廣加其什伍上設扶欄為之周陁其下為門如半月以釅漕河而隄其兩垂以度輓者所用錢以繕計者十二萬五千有奇役以庸計者二萬四千有奇今總管郭公既率僚屬觴酒橋上以落其成且謂文貴編戶民非有名田稍食貸殖奇贏若它大姓比川梁達路官實領之而文貴顧能蝦其衣食之餘以紓有司之急不宜無以示勸相乃伐石俾潛執筆書其凡而刻焉夫以一夫尸利物之功而長民者能表樹之以寓其風厲之意是皆有司常事之所不及而於法宜書者潛不得辭也傳曰一家仁一

黃學士文集卷九

十

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是邦之人誠知所感發而慕效焉則夫可以脩廢舉墜而出於有司常事之外者其屢書不一書尚託始於茲橋也文貴之可稱道而不繫於橋事者茲不書

婺州通濟橋記

婺瀕谿為郡二水薄城南合流而西其勢滋大距城一里所故比舟為浮橋以達往來霖潦暴溢絇弱弗支丹數敗散水湍悍不容篙艤或有急而冒險以進多致覆溺西峯及菴禪師閻人之病已甚謀伐石作橋以利永久禪師名德之重尊官大吏豪商富民莫不慕嚮之輸財薦貨狎至宣慰使合刺解金吾公為移閩閩徵善工而授役焉度地於浮橋西若干步排積沙以定其基布橫木以實其底累石于淵者十有三旁為兩隄中為十一頓凡傾之形西正方東則小擴而剗其上以殺水怒起大德

四年秋九月訖十年春三月兩隄十一頓皆集未及架木為梁而禪師遷湖之道場尋委順示寂杭游民沈甲斷髮為頭陀走京師給權貴人言我及菴弟子頗假外護以畢橋事權貴人不知其詐為請于東朝既得請南還則並緣取民財奪商人木衆共患之郡長吏亦遭其凌侮而弗堪也乃發其姦陳之臺司以聞于上正其罪沒入其錢遂罷橋局而毀石頓石堅緻不易動僅仆其五而止延祐元年冬十有二月也禪師之法子雪牛芻公嘗以橋不可廢訴於官議久不決元統二年春部使者徐公甫下車即詢民間利害當廝余者有幾友雲龍公時主西峯法席亟以茲橋為言徐公瞿然謂人之為民害者宜繩以法橋以利人不宜因人而廢親署公牘為申明之未報會徐公入參議中書省_子白於宰相執政咸以為橋梁與不急之役異

詔旨甚明有廢必舉無可殺者符下龍公首罄衣盃以倡興作江浙行中書省既給以前所沒入之錢二萬餘緡行宣政院亦命開壇集衆僧受具戒得香幣之資為錢五萬緡乃市大木於馳之遂昌募良匠於閩南江左以至正二年夏四月戊事今工部尚書慶喜公前刑部尚書張公並持部使者節而來躬蒞之且輶俸金以增役費寮佐及所部吏民佽助恐後二公復併志壹慮殫其勸相程督之勤於是諸頓悉完頓之高去水四百八十尺廣若干尺覆以屋如其脩廣盈間五十而為殿者三為亭者二殿以安觀音大士泗洲僧伽玄天上帝之神亭以賓四天王因浮橋之舊名榜曰通濟其年冬十月既望張公率憲府暨文武官屬以落焉俾來俾為之記古者以夏正之九月

成徒杠十月成輿梁有司歲一治之耳是役也邇其造端之始已不啻四十年而一作一轂卒有待乎任風紀者力振舉之援著令以從事乃克就緒其廢興所繫固非有司每歲之常事所可槩論夫何以措其誦美之辭哉昔泉州守蔡公記萬安渡石橋第叙役要而不及其它蓋春秋之法所謂直書其事具文見意者也潛不佞敢竊取斯義考其廢興之故而備記之用謹歲月云爾

昌平縣石橋記

由都城北抵上京其驛十有二而昌平之為縣當其第一驛谿水逕關闈中橫絕通衢霖潦暴至則水湍悍益甚人莫利涉縣尹畢侯以為昌平今畿縣大駕時巡次舍在焉凡侍從之臣宿衛之士與夫外領教令內奉職貢使客傳遞之往來率由乎是為長吏者曷敢弗謹迺規貨食募匠傭揆日之吉架石為橋其脩六十尺而其廣得脩四之一自始作至訖功為日若干車者無濟盈徒者無厲深而民不知有役咸相與誦美之掌其驛事者官君琪持父老之言來諗曰吾畢侯之為人素慎重雖居劇縣善操簡以御煩見謂材敏然以廉平不苛民樂其業田里安於無事用能以暇日致力於茲橋顧有紀而附見其治行之槩勒諸岸左以貽永久古者列國有四鄰賓客之交入其境而門關達路廬館川梁脩除之不時猶或譏其失政矧今百里之郊警蹕所臨有能勤其官敬其事而不忘乎嚴飭具備如此可謂無失政矣豈徒一時興作之功有足稱道哉庸弗辭而為之書蓋觀政者有考於斯則它治行固可推而知也畢侯名文質濟南士族其出宰也由翊正掾外補云

婺州路新城記

婺在吳為東陽郡在梁為金華郡隋肇置婺州

國朝即州建

路設總管府而郡城之創始靡得而詳國志載宋宣和四年知
州事范之才重築周十里基三丈面廣三之一而高倍之舊為
門十有一後空其四而存其七東曰赤松南曰八詠曰清波曰
長仙曰通遠西曰朝天北曰旌孝逮今二百有三十年圮壞弗
葺非一日矣聖人有作一視同仁八荒之內莫非我室我閨林
林慾總之衆相安乎鑿飲耕食無分乎此疆爾界而皇靈所被
封守有截隱然若天險之不可陵不假參以人力也顧以承乎
滋久弊事者習於因循忽於細微不測之變起乎倉猝中區倅
擾而旁州比縣民謗不寧於是行中書省用江東浙西列郡之
請俾治其故城而新之以備非常謂浙東地瀕鉅海尤關於要

害併下其事于帥閫令郡府相其便利而講行修築之政焉婺
寶肅政廉訪司治所今副使伯嘉訥奉政公僉事禿滿鐵穆爾
朝列公奉議正公武暨照磨某官王君某咸以為有備乃可以
無患此古之良規今之切務屬總管太中陳侯伯頤不花亟謀
興作僉事鐵穆迭爾奉議公適至交贊其議陳侯亦自任為已
責而不敢後爰領其役于州縣州縣之長吏各率所部之民來
聽要束資糧既具匠傭既集乃揆日以庇事大家則量地而賦
工中產則輸財而佐費廬落屏蔽次第就緒然以古之言地利
勤而謾於方來由是役既繫而復舉籍向之役所不及者使出
錢為餉直募間民來即工不官給其食推求故道疏鑿而濬滌
之州縣長吏則更休迭進以董其役副使公首尾親臨督視命

奏差錢元丘岳與本路總管府判官周九鼎及慶州路青田縣尹葉伯顏等相繼總其工程而為之經畫勸相經歷某官某知事某官某君某繼至副使公籍其佽助為多焉城之綿亘悉仍其故址以尺計者一萬七千七百九十九厚二尋有四尺高二尋有二尺以今昔之度準之俱有加於舊鎮壯雄峻則昔之所無也七門並啓扃鍵如式而西北二門皆環以甕城甕石為路脩與城等索甓為堞其崇五尺屋于門觀之上者七以謹候望屋于雉堞之間者三十有六以嚴徼巡其南因大溪以為險北東西三面壕之脩以尺計者八千六百二十有五廣六尋二尺有八寸深二尋有六寸跨以三釣橋遏以三石霸壠高水絕則列樹七星櫛以防其空郊屋于壕塹之旁者三十有六而棲戍卒於其中凡城之役起至正十二年春閏三月己亥訖其年秋七

月乙酉積日為百有七壕之後起是年冬十月丁卯訖明年夏五月甲申積日為百九十有八而畢潰于成居者有恃而無恐往役者以分之所宜為而忘其勞陳侯使叙次顛末以授晉曰其為我書而鏤諸城隅用昭示于後人潛竊惟易於萃戒不虞而重門擊柝有取於豫使節所蒞婺為會府民物萃聚殷盛叢剗敵戒無虞而陰消潛弭姦覩之萌誠有不容緩者鄰境之抱鼓相聞而婺獨按堵如故居安慮危思患豫防及是間暇而汲汲焉圖所以固吾圉夫豈過計也哉矧今風紀之司弘宣德化而人知尊君親上撫字之官博施恩信而人樂趨事赴功且將以民心為垣墉士氣為樓櫓精神翕合與山川之脉絡相為流通益重金湯之勢而於地利人和兩盡之矣國之保障永求是賴嗣為政者所當知也可無書乎州縣分領其役者蘭溪

知州唐棣判官許天儼金華達員花赤阿速台尹徐允益東陽
丞蔣受益把札普化義烏尹周思泰丞小雲失帖木兒永康主
簿李煦武義尹郭斌主簿陳以威浦江主簿暗都刺攝錄事司
官楊仁張仁府僚主文墨書其從要者提控案牘兼照磨孫彌
德也

紹興路新城記

皇元建極四方攸同文恬武嬉踰七十載愚昧無知因乘間竊
出而弄潢池之兵釜中游魚尚假息於海瀕封豕長蛇荐肆食
於河洛重山浚谷野林荒墟螽屯螻聚之輩往往相挺而起蔓
延及於杭城而官府邑屋之盛麗陸海珍異之富饒一夕而燼
至正十二年秋七月十日也紹興故越地杭越相距百里而近
謠言相驚人不自保扶携而去閭井為空御史檄浙東廉訪司

分臨坐鎮之於是僉事禿滿帖穆爾朝列公乘傳星馳而至時
鄰境之遺孽猶未盡殄公亟募義勇民丁佐官軍扼其要衝以
遏其奔突招集流散復業者二萬五千餘家士氣既充民心亦
寧而未有以為藩籬之固公首輶俸貲倡衆大治其羅城聞者
咸歡趨之城之周廻四十五里度其當修築者四千五百二十
丈六尺九寸賦於有田之家俾隨苗稅之高下而致其力相城
基之存否而以二丈為率糧至二十石則使因舊而舊完糧至
四十八石六斗則使圖新而興作糧不滿三石則令助其費每
民田一亩出鈔以錢計者三緡官田則減於民田而出其三之
一無田者則令傭工就食而仍給算直城之址厚四尋去其厚尋
有四尺以為城身之高去其高七尺以為城面之廣身與面俱
帖以石而甃甓四尺以為女墻下設戍屋五區上設巡鋪一百

二十五座夾城內外濱濠有路以通騎士之往來其內有慢坡以便邏卒之登降為門者五為水門者六皆銅以鐵而水門之下半為鐵窓正東與東南正西與西北四門各有甕城抱其外正北則為重門以代甕城門皆架石為洞高尋有六尺水門亦如之上各有樓又建望亭及發號之廳於城北隅之龍山公以門之舊名乃前代所命更製為新名以易之正東曰雲瑞而水門在其北里曰朝陽東南曰會稽而水門在其北里曰東

明正西曰常禧而水門曰澄清西北曰承恩而水門曰拱辰正北曰泰安而水門曰永定正南惟水門曰興利始事於是年秋八月而訖功於明年春三月公旣令州縣專官庇其後復命總管府判官李若愚推官錢德誠錄事判官瞿榮智為總制官以受役要而判官高明推官馮某王某分督其工程書吏伯岳鶻

郭墳奏差張與義則巡察其勤惰而勸勞之今達魯花赤伯篤曾丁正議公初蒞郡政未遑它及獨於茲後尤盡心焉謂不可無以序其成績告于後人爰命儒學教授杜易狀其實而屬潛以記潛竊惟越於三代為建國東漢立會稽郡包跨二浙七閩之境而提封益廣唐以越為浙江東道節度使治所後改置觀察使而以越州刺史領之自是越常為會府兵衛之雄強城池之嚴邃悉與之稱而其地東奄溟海西界濤江南襟北阜環拱森列山川形勝千古一曰綢繆牖戶人事聿新今之為郡雖同事榷合一脉絡貫通風采振揚方面增重隱然有不可犯之勢而斯人之類莫不倚為磐石之安豈非金湯之大者乎凡所可記不止於平板幹程土物議遠邇揣厚薄量功命日而已庸弗

辭而為書

永嘉縣重脩海隄記

溫為郡俯瞰大海江出郡城之後東與海合直拱北門枕江為亭榜其額曰四時萬象候館在焉使指所臨長吏迎勞無虛日隄延袤數千尺舍舟登陸者阻泥淖不得前其俗率於隄之旁為石路外出以属于舟次謂之馬頭凡為馬頭者二一以俟官舸一以達商舶云先是江水過於沙洲由江心寺之西逆流而上勢奔突莫支隄數毀繕治之費公私交以為病至順二年秋水暴溢括蒼山中被郡境颶風激海水相輔為害隄傾路夷亭陁仆永和蓋倉亦圯水怒未已且將破廬舍敗城郭永嘉蓋郡之治所縣尹趙君大訥謂是不可緩亟議興作俾大家之役於

黃學士文集卷九

一七

官者分任其事或輸以財或薦以力經畫勸相則身親之以潮汐之盈縮有時也按其隙而賦功焉列巨木為柱而設柵施其上內攢衆木圍之三周外施其芒以撥浪次填以石次積以瓦礫而實土其中加橫木備其欹側而帖石其背以便行者隄若路暨亭之址悉如之而亭亦復其故始事于三年之春二月訖從于冬十一月費不益於舊而功倍焉併來碑記其歲月潛惟春秋之法有直書其事具文見意者敢竊取斯義叙次梗槩不復效近人之記事謬為諱言以亂其實續郡乘者尚有考於斯

徐偃王廟碑後記

衢州徐偃王廟有韓愈氏所為碑文其別廟在今蘭谿州者里人徐崎實為之記崎實其未嘗稱王而達安袁聘儒記江山之別廟直謂孔孟之徒無道偃王事者古昔帝王事蹟不載於經

而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固多矣况偃王事見司馬遷史記范
曄後漢書張華博物志本末甚具至愈之文出而學者家傳人
誦之偃王仁義之心遂以暴白於天下後世由愈之言可信不
誣也若愈者非所謂孔孟之徒歟衢人紫某家于蘭谿既與州
之士民脩其祠事且摹刻愈碑文立石殿廡而屬滑志其歲月
于下方潛竊惟湯武以仁義興偃王以仁義亡興亡雖異其為
仁義未始不出於心之同然是州之人誠能於愈之言信而不
疑則其致力於神將弗懈而益慶祥慶之來下蔭庥之所加未
有止也庸附見暗聘儒之說而論次之廢覽者得以詳焉

胡侍郎廟碑陰記

胡公仕宋爲時名卿婺之永康寶公鄉邑公嘗讀書方巖山中

歿而爲神發祥其慶宣和間封佑順侯紹興末乃賜廟額曰赫

烈元祐

人黃學士文集卷九

十八

靈者初封詰命中語也佑順之號既累加以嘉應福澤靈顯極
于八字淳祐間遂進爵爲公更號顯應尋加正惠寶祐初再加
忠佑杭之南山龍井源公墓次有顯應廟勅命在焉廟不書賜
額而以顯應名者因初進封之號也公本以助 王師珍巨寇
廟食于一鄉而其光靈無遠弗被能出雲爲風雨農人咸以望
歲者望於公凡村墟里社必爲祈報之所故公之別廟布滿於
郡境不啻數十百區其在吾烏傷之稠巖者里人方氏倡衆爲
之也宋初婺之第進士者自公始至其季年方氏有大治丞應
龍以進士起家而族日益大其子孫相率致力於祠事彌久弗
懈者蓋亦視公爲鄉先達而知所敬慕不徒效俚俗徼福於公
而已廟之創造以至元二十六年重興以至正九年新廟告成
以記來謁於滑由公之陰佑乎斯民而變化不測有以驚動其

耳目者庸夫孺子皆能言之至於公之舊由一第逮事三朝十握州符六持使節選曹計省厯踐要途晚以從官全身而退其有德於人有功於國與夫出處之大致非薦紳先生莫能言也頗備著之潛竊惟公之官伐治行有傳在魏國韓公所修宋實錄而文正范公所撰公墓誌論次尤悉謹書而畀之使刻諸石且為之記其作廟之歲月附見于下方若郡志言公嘗奏免衢婺身丁錢民被其賜而為之立廟則傳與墓誌皆無所登載姑俟博洽之君子而考質焉

忠簡宗公祠記

義烏滿心寺鍾記宋名臣忠簡宗公之文也石碑弗存已久寺僧曰直曰謐寶公七世諸孫直先示寐謐今以甲乙之傳嗣為住持爰輟衣盃之資購田若干畝祠公於西廡深家集得舊記

重刻諸石而俾潛志于下方謹按公諱澤字汝霖世為義烏人元祐六年中進士第調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令政和三年改官知萊州被縣差通判登州忤道士得幸用事者既丐祠而歸猶坐削奪羈置鎮江因卜居焉經郊恩叙復監鎮江酒靖康元年以臺臣薦召對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公奏名不正更其名計議使訖不行會選易河北帥守乃擢公直祕閣知磁州河北義兵都總管就遷祕閣修撰高宗以親王奉使過磁公力止之朝廷即授以兵馬大元帥公為副元帥暨高宗正位宸極命公以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俄徙知青州又徙知開封府遂以延康殿學士為京城留守兼開封尹陞資政殿學士公方身任中原之事時宰忌公者從中沮之公以憂憤成疾而薨建炎二年也有旨拜公門下侍郎御營副使而遽以遺表聞詔贈觀文

殷學士尋賜謚忠簡公階正郎鄭典初行止用侍從恩數進四
官後乃以通議大夫告其第累加至開府儀同三司云公墓在
鎮江之京岘山而立廟於鄉郡後祀於邑庠並著為有司之
典謚之生上距公歿二百餘年且去家為浮屠而不忘乎賢其
賢親其親祠事之興又禮之以義起者也潛是用序次其作始
之自并以公官伐之槩系焉公平生大節及功施于社稷者有
傳在國史有遺事行於世茲不書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九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

續藁七

記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新城縣學大成殿記

新城縣有學坊於唐中宗時其禮殿則後四百八十年宋乾道間縣令耿君兼所建也繼耿君者劉君景脩謝君夢生張君德遠皆嘗繕葺之逮國朝大德七年又一百三十年矣縣尹魏君榮欲謀改作而力有弗給僅克營其齋廬門廡而止仍紀至元之六年今達魯花赤來莅縣事下車之初展謁于先聖視其棟宇摧敝支柱架漏垂將覆厭大懼無以庇俎豆毅然以興造為已責遂綴俸資用為衆倡官僚佐吏咸樂相其役有力而好事之家佽助恐後於是撤故禮殿而新之斥大舊規加其廣者四尋增其崇者一切襲斷藻繪悉中法式儀象有嚴器服畢具

黃學士文集卷十

一

五〇三

以至正元年夏五月始事秋八月訖功其月上丁釋奠于新廟諸生駿奔執事惟謹邑里秀民嚮慕就列靡不觀感興起而相與詠歌賢侯之德非直土木之壯麗足為夸美也竊惟古者有學而無廟故孔子之廟終漢世不出闕里至唐而州縣學皆得廟祭孔子為先聖其後學之廢興不常而廟以通祀著於令莫之有改宋初州縣未有學而新城在唐已先有學歷五季而獨完者學依乎廟而存也矧今承平寢久治教休明廟學之制於斯大備有土有人者能汲汲致其力焉可謂知化民成俗之本也已是役也教諭苟蓄孫實身任之而俾士人馬章總其役費之出納會有詔遵舊典州科目收天下士章充賦而來首取鄉薦為言詩者第一耆孫既馳書來謁記且謂章之策名有司乃賢侯作興之效宜牽聯得書嗚呼孔子之道推而極之至於

位天地有萬物皆士之分也文運初復禮殿聿新仰瞻睠容如親薰炙勿忘其所已能而益勉其所未至庶幾不負賢侯風厲作成之意矣同志之士尚無忽諸達魯花赤唐兀氏名大祐泰定元年進士也

德清縣學祭器記

德清縣學新作祭器成主簿潘君以書來曰縣有學學有廟尚矣前教諭蔣釣所置祭器僅四十有九吾縣尹蘇侯之始至也首以興學為務勒褒封之辭以昭國典飾嚴奉之具以崇廟貌增廣生員而訓迪勸勵之尋用今教諭胡宗海之請按舊圖補造祭器之未備者百三十有九蹲爵簠簋豆登罍勺槃玷之屬如式告完費錢以繕計者千七百五十皆富而好禮之家慕嚮而悅助之者也蓋侯之撫民有恩馭吏有法而濟之以無倦

今達魯花赤與侯下車同日克薦於寅恭之義併志壹慮俾伸其所欲為僕居其間雖無能為役亦左右交贊之故未及朞月而庭無滯訟姦豪屏息官府事益以簡餘力所逮自社稷壇三皇廟至於公署賓館亭臺庫廈以次畢新凡侯之所設施可稱道者非一而莫重於禮器之大備顧舉其所重為之記它善狀得以附見焉予惟古之釋奠為禮也略為器也容不必備今既廟事孔子在著令為中祀牲幣物器咸有定制其禮自朝廷達于四方而偏州下邑迫於米鹽細故日不暇給春秋之薦幸不廢而已蘇侯獨識其若緩實急而不苟於因陋就寡考儀文之缺而於器數之末有所不遺能盡其職分之當為而敬其事如此餘可知也庸弗辭而記之達魯花赤名李蘭奚河西右族蘇侯名靖世居濮之臨清潘君名子陽予同郡金華人也祭器之

目及助錢者之氏名悉列于石陰云

海鹽州新作大成樂記

古之釋奠折俎升觴而已其為禮也畧故其用樂之始莫得而詳記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說者或以合為合樂然則釋奠之有樂其出於古歟若其音節器數則自漢儒未嘗言之前史所載元嘉之六佾特施於太學開元之宮懸僅設於兩京政和造雅樂名大晟始頒行于天下而紹興著令郡邑擇奠其樂三成蓋至是而州縣學有事于先聖先師無不用樂者矣國家因有革存其聲音物器之舊而廢其稱號以新一代之觀聽今所謂大成樂是也海鹽昔爲縣時旣立學而廟祀孔子還版圖入職方朝廷以其地大人夥易縣爲州而廟學之制猶循其故禮具而樂缺有司以吏議所不責久寘弗講至正元年夏四

月陳侯某來知是州首務興舉學政問其籍則為士者百家為田者萬畝問其春秋之事則有牲幣而無樂俟為之惕然與寮佐延諸儒共圖之僉言儀真有周君者善樂事老而不仕寓迹於雲間欲正雅樂非君不可侯即俾持書幣迎致焉君曰樂以導和不和不足爲樂儕觀江淮間所用樂雜出於伶人賤工之手器不中法音不中律左右高下參差混濁惡足以致和哉苟徒捐厚費而飾虛文僕弗為也侯曰作樂以和神惟君言是聽君乃為考其數度齊量範金為鐘而協以古律管彼此適均吹其律而鐘自應至於琴瑟亦悉自製惟笙磬之屬擇善工使受指畫而為之集諸生三十有二人教之肄習而以明年春二月上丁合奏焉在列者無不欣豫於是教授陳某以狀來屬予書於麗牲之石用垂永久蓋古之設教奠重於樂非止用于釋奠

也俟之於樂不但欲辨其鏗鏘又必求通其義者相與討論之可不謂知所本乎諸君子後俟脩其時事周旋於堂序之間必有聞其樂知其德而鼓舞于鳶魚飛躍之下者矣是舉也有功於教道甚大非徒備其闕典而已可無書乎

浦江縣三皇廟記

醫有學三皇有廟尚矣合廟學為一而俾醫師領其祠事有司以春秋之季發公帑具祭料而折俎升觴焉今制也蓋三墳之書世莫得見可見者非必其本書百家所錄又多恆迂鄙野而爽於用能推其所承傳而措諸民生日用之間惟言醫者為然耳三聖人開物成務之功有託以弗泯其在茲乎凡立學必釋奠于先聖先師禮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其徒無敢推崇虞成周之君以為先聖醫家者流乃得上授羲農黃帝氏而唐虞成周之君以為先聖醫家者流乃得上授羲農黃帝氏而

戶祝之希世之盛典歟國家仁育庶類將悉躋之壽域垂意於醫事至重而不輕崇廟祀以表章其學著在令式而偏州下邑或不能奉以後事非知為政之緩急者莫肯盡心焉浦江自版圖歸職方踰四十載迨至治初始克有廟于邑署之西南不久軒壞天曆間嘗繕完之而猶未有學也今達魯花赤八時思溥化以廷對第二人由中祕外補再轉而長是邑既興學官以嘉惠童甫逢掖之士尋又以為今之達學立師醫與儒等爾隆於彼而嗇於此非所以欽承

天子之命教也乃捐俸資倡衆而改作焉中為殿堂具嚴像設兩廡旁列四墉外周前植櫻星門而齋宿之次論說之所無不畢備經始於至順三年之某月落成於明年之某月書來屬潛記之潛竊惟三聖人之法被于萬世其大庇乎斯人若若天覆

而地載不可以一事名言也百藥齊和湯火箴石之施與易大傳所稱網罟乘耜衣裳舟楫曰杵弧矢棟宇棺槨均之為一事爾其不可名言者孰得窺測而擬諸形容哉乃若賢侯之敬恭秩祀道宣靈休不宜無以告來者庸弗辭而為之記餘見於舊刻者茲不重出焉

海寧州三皇廟祭田記

延祐五年知鹽官州張侯克明以部使者北臯張公之命肇建三皇廟于州署之東南州故為縣時橫浦張公五世孫宣嘗主縣簿因諉以替其役明年殿成而侯以秩滿去泰定元年方侯存心繼知是州乃克施采章以嚴像設尋增創東西廡及儀門後改號其州曰海寧而李侯慤以至元某年來知州事又為圖從祀造禮器遷櫬星門前臨通衢右廟而左學齋廬庖舍次第

黃學士文集卷十

五

畢完全知州張侯光祖蒞事之又明年至正二年也以政理之暇周視其所缺自兩廡三門屬於通衢悉加以陶甓疏水為池而環以石隄藻飾華好内外聿新士民靡不瞻仰歎息顧獨未有田以供粢盛酒醴取具臨時幾於苟簡侯謂是非所以崇典祀其年春三月歲事而退爰集僚佐共輶俸貲以為衆倡俾醫學正胡某陰陽學錄許某率其籍於醫者三十家籍於陰陽者三百家合錢若干緡購民田若干畝有畸載以兩青冊留其一于州而以其一併券書藏于學即廟置倉儲歲入以給祀事有餘則以待營葺之須不得輒移為它用凡出納必白於長官之主領學事者俟欲使後人守其要束永久而弗廢來徵文以記之謹按宋元嘉中醫始有學唐天寶間三皇始有廟學不附於廟而廟不出於京師醫鍼按摩呪禁之師生並隸於太常而享

先代帝王之儀制名數專掌於禮部歷五季逮宋莫之有改也
我朝言醫及陰陽者乃原其所自推三皇以爲先聖天下郡邑
咸得通祀焉蓋振古未及行之曠典乃今而舉之土木之役固
不止一人一日之力至於有田以祭而廟學之事斯爲大備俟
之垂意於此則已勤矣若夫三聖人之道既非一藝可以名言
而其功亦無一物可以爲報稱茲不敢復贅以一辭也姑叙其
建置之始末及其成規而爲之記用告于嗣爲政者焉

杭州路儒學興造記

杭於宋爲行都士之所聚爲京學凡著籍其間得以類申補太
學諸生人以比古之外離四方之士咸附集焉以厭於太學故
其規制褊迫廩陋頑出它州郡下擔登負笈而至者殆無所容
德祐納土杭爲外藩聖化所暨無間遠邇士風之盛不減異

五六十

六

▼

黃學士文集卷十

時廟學悉公其舊久未有所改作禮殿之東有論堂宋理宗書
養源堂三大字故在左右前後環以十齋曰進德曰興能曰登
俊曰持正曰賓賢曰崇禮曰致道曰尚志曰養心曰率性每齋
前列屋爲間者五而後爲爐亭題扁則文丞相天祥陳參政文
龍諸名公書之堂之北爲高閣以藏書榜其額曰尊經者

國朝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高公興所書也大德七年王教授去
疾始撤尚志一齋以廣殿基至大四年倪教授淵遂撤養心率
性兩齋以營學官廨舍至治元年進德興能兩齋燬於災總管
忽都魯沙又即其地構廳事僅存而可居者五齋率皆局於地
勢前阻達路後逼巖居雖欲充拓使就顯敞而遺囂煩不可得
也至正二年夏緬人之家不戒于火飛燎及殿擔而止持正賓
賢崇禮致道四齋與廟垣外比屋而居者數十家盡燬弗存執

事者請割學西隙地益以錢若干緡易其廢址改建論堂四年
夏儒學提舉班公惟志方俾之度木簡材而李君祁來為副提
舉亟命學正錄直學等撥日充工適當總管趙公璉下車伊始
教授謝君池亦至趙公既銳然以學校為已任謝君亦克備志
壹慮而超事赴功乃徙閣於四齋之故位且為屋被其兩旁而
以堂之故位作新堂及前軒設大小學齋東西對峙輦石刻置
閣之北數百步而為亭以覆之殿廬門廡官廳吏舍及故所有
登俊一齋下至庖廩之屬什者起之缺者完之丹采之剥蝕者
飾治之屋之因舊繕葺更新創造以間計者總若干甓堂塗自
門屬於闥二百餘尺土木匠傭之費為錢若干緡為米若干石
悉出於瞻學經用之餘未嘗以匱官勤民為士者亦無所與始
作於六年冬十一月訖役於七年夏四月謝君狀其實馳書京
師屬潛記之夫政事由人而廢興制度隨時而損益必人與時
會乃可以含薰而圖新

今天子嚮用儒雅嘉惠斯文羣臣承宣德意如恐弗及經之營
之塞苟美矣息焉游焉士何事乎誠能充類致思而知吾之所
居廣居所位正位所行大道非人之所能廢興非時之所能損
益必有感厲奮發求至於聖賢之域而升其堂入其室者則賢
師帥振起作新之功不止若今所記而已潛既序其工役之槩
併志所望於其士者如此云趙公至治辛酉龍飛進士今為禮
部尚書班公前集賢待制李君至順癸酉廷試第二人謝君宋
丞相太師魯王五世孫也

霸之益津人宮君琪即其西鄉所居作學舍合諸庄子弟俾肄

鄉學記

業其中且為廟像先聖先賢以春秋旦望奠謁如學官法念不可無以示永久爰狀其事走京師請奎章閣侍書學士內翰虞公為之記公方有大論譏未暇如君琪請廼以狀授潛俾執筆而書之潛惟古之施教導民有本有原必由鄉以達於國是以六鄉之吏去民愈近者為教愈詳一歲之中州長之屬民讀法四黨正七族師十有四而間胥則無時焉若夫二十五家之間則人有門塾以仕焉而已者為之左右師雖間胥弗親也故上之教不煩而民之為士者恒足賴故其詩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人生其時獨何幸歟今郡邑用著令既咸得立學承宣德意而崇厲之厥有師帥而鄉間之教希闊弗講雖有朴茂之質何以培其根而達其支也哉君琪不自耀其祿以取顯仕而主昌平之候館固非有長民者之責廼能汲汲焉圖所以私淵其

五六十
黃學士文集卷一

八

人如此可謂有志于古矣昔者魯修泮宮而春秋不書說者類曰此有國之常事爾君琪之為蓋禮之以義起而出於常事之外者也可無書乎凡廟學總為屋若干楹費錢若干緡經始於至順二年春二月而落成於秋八月翰林直學士趙公子昌與君琪居相望實有以相之其來請記則冬十有二月也

文學書院田記

昔州縣未有學儒先或擇勝地建精舍以講授為政者輒就而褒美之號曰書院宋初天下四書院而已然惟白鹿睢陽之有田僅見於傳記皆上之人以是而厚其養未有以一鄉之善士專任其事者其後命州縣咸立學而學校之官徧於天下書院之創置亦日增多我朝尊右儒術以風厲乎海內聞者莫不知勸有力而好事之家往往構廣廈以崇祀事輶良田以豐廩

食其為書院者遂與州學參立而布滿於四方既奉濂洛乾
淳二三大儒以為先賢而於前代名臣山林高蹈之士有所弗
遺凡尸而祝之者非其仕國則其鄉邑也孔子之門徒游三千
遠者七十獨子游為吳人今常熟州實其所居里南州之先賢
孰有加於子游者乎寥寥千載莫有能表顯之者州故為縣時
孫公應時知縣事嘗為位於學宮講舍之西偏率學士大夫及
其子弟行釋菜禮而未克為專祠後百五十年為今至順二年
州人曹君始出私錢買地作祠宇而門論堂於其後列齋廬於
其旁有司因為請於中書殿師弟子真而揭以新額曰文學書
院曹君既贍以田一千六百畝有奇恐旱乾水溢之不虞益畀
以田二千六百畝有奇其田有苗稅而無力役春秋之事得不
匱乏為士者亦有所蒙賴而得以藏脩游息於其間爰狀其實

黃學士文集卷子

九

五十五

屬潛記之潛竊觀孫公舉曠古之缺典意甚美而為事簡略特
以先師朱子之記而見稱於人曹君乃能不愛其所有而汲汲
焉致力於孫公之所不及固已不易以一鄉之善士而專任樂
育人材之責亦古所無顧欲以潛之蒙陋嗣為之記而自附於
朱子之末安敢犯是不韙哉惟朱子之文天下學者莫不家傳
人誦之況為其州之士而羣居於此豈無聞其緒言而興起者
誠能相與勉焉朝益暮習而無苟利乎為養之厚必有異乎今
世之所謂文學而不為昔人之所謂貳儒此則朱子之所望於
來者潛無庸以勸說為也

傅氏義田記

烏傷之北鄙有義門者里人傅氏之居也傅氏之長曰某過予
而言曰家故有田四百畝合族而食五世矣以羣從子姪之蕃

衍也歲率用八晦之入食一人而籍其餘可當十人之食以給賓客百湏之費吾懼夫父且弗繼而無以善其後也吾竭吾私焉耳矣蓋得田凡若干晦別儲其入為子本而權其奇贏俟它日更購田以附益焉是不可無告來裔使成吾志以惟子也請嗟乎義之名孰從生乎親親仁也因時制宜義也禮之所由起也蓋子聞之古之制禮者為之井田以同其利為之比閭族黨以均其安夫然後教以有急相賙有喜相慶死喪相卹疾病相養猶患其未足以勸親親也於是乎有宗法焉而非會居聚食之謂也服窮于總而同姓殺于袒免是以祖遷於上聖人莫能存也宗易於下聖人莫能止也戚也而日以疏勢也繫之以姓而弗別繼之以食而弗殊則是蹊可使戚也其所因者本也循其勢故教易行達其本故道可久聖人惡有術以強合之哉大

雅曰飲之食之君之宗之王者之大政也田制壞宗道廢仁人孝子不得由乎先王之禮之盛而各以意行之儻區區生養之具以收聖人之所不能合夫亦有取其義云爾也充其義而仁不可勝用也記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在乎勿替引之而已書而歸之碑刻諸石豈非其所望以扶吾義於百世而弗墜者耶旌異之實存乎舊記條約之凡具于碑陰茲不書

湯氏義田記

湯氏在龍泉為鉅族宋南渡時岐國公思退以文章家致位宰相族益著岐公之伯祖太中大夫稱後九世是為武翼大夫大節武翼生望以父謙讓其弟始不有世祿有子曰鏞字伯韶生十三年而德祐失國遂隱不仕人稱之曰石屋處士云處士君

既不仕則混迹民間務為生產作業家以苟完自奉甚簡薄而樂振人之窮急謂仁民愛物宜始於親親乃置義田以贍同族其為田二百畝歲可得穀四百石擇族人廉謹而有幹局者俾任其出納月給人五斗有喪者二石葬則半之產子者一石再有子則倍之子始入學予錢三十緡嫁女如入學之數娶婦則減三之一年七十者每歲帛一匹能自業者弗預不知檢飭而有子弟之過者罷之大畧倣范文正公之成規而微有所損益其為施貧活族之義則無以異也蓋范公有志於是者三十年暨出臨方面入踐政途位充而祿厚始克終其志岐公方貴顯時未及為而慶士君乃以一布衣為之可謂難也已然嘗觀三王之民皆有常業食飲服用之須不必仰於人而後具公卿大夫所受田祿亦有等差而不得過其制安所取羨田以為相賙

相卹之資乎若夫合族之道又非衣食於我之謂也歟今田制之壞宗道之廢亦已久矣有能以義起禮而崇基恩愛於服窮親竭之餘不愈難哉慶士君三子長濱次漆次京漆不幸先卒濱與京是繼是述弗懈益虔而京不遠數百里走錢唐求予書其事于石以告後人俾勿墜孝子仁人之用心何其深且遠歟是固予所喜聞而樂書者也慶士君之言行前進士葉峴既以銘其墓茲不復云

鄞縣義役記

浙水東州縣隸慶元大府者六凡所入田租鄭以一縣當其什五諸名額及非時之湏稱是取民為最夥而其為縣在鉅海上號東南一都會牧伯守將若它司以轉漕市易鹽筴之利有事于海者悉蒞治其處一切趣辦用民為最繁富者巧自辟匿貧

者日削而弗繼吏鰥鶩焉惟期會之或後爲懼而公私交病矣天台周君之為永也會國家申嚴役法豪右以它名數自占者母敢弗與周俟進父老具宣德意且教之爲義役於是縣西南五十里林村之民次當受役者三十有五家首相與謀眠物力之薄厚各捐橐得錢七千五百緡爲子本推執事者五人操其奇贏以供百役之費乃存其母常勿絕復推其五人日詣有司以聽徵令歲終則更休焉厥旣條上于縣周君召長佐白狀大府而定其要束因廷酌父老以爲衆勸旁鄉比井爭慕爲之其致力也均其待事也易姦胥悍卒不得舞手其間而民益忘爲役之勤其效可睹矣周君以秩滿去父老過予而請曰願有紀庶幾夫嗣爲政者知有以相之俾後之人毋棄其成也昔者孔子稱子產使民也義夫義也者固古之所以使民也今也肩延祐五年進士其來以七年二月而義役行於至治元年正月其去以三年三月云

邵氏義塾記

華亭邵君天驥家于縣西南六十里自號翠巖處士遺榮弗居而志在澤物遇其鄉之人委曲纖悉一以惠利不自謂若是爲已足又將使之脩其孝悌忠信而爲士君子之歸患夫去庠序之遠而其子弟無所於學乃捐私錢即所居之旁闢義塾贍以資浦風涇仙山三鄉之田二百十八畝有奇禮名士主其席聚士中之俊秀而教育之二子彌遠彌堅咸克成其志而力相其

事處士君既以高壽終而彌堅亦卒彌遠矣懼來者或陳其成則列其田之步畝鄉落以狀白于官示不敢有且求予記之傳曰家有塾非家各有塾也二十五家為閭乃有塾以有道有德者為之師而閭中子弟無不學焉黨之有庠遂之有序蓋歲時屬民行射飲讀教法正齒位之所也為士者固不必常在其間而其為閭塾者則無地而無之故其詩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民生其時抑何幸歟三代而下禮缺學廢以漢唐之盛而郡縣不皆有學雖或有之而設置不常宋制惟藩鎮乃得立學其後用執政大臣之請而學始偏于郡縣我朝因之自京師至于偏州下邑海陬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有學凡所以嘉惠而振飭之視昔有加可謂備矣然以郡守縣令為民師帥者恒迫於職務之繁而不得專意教事其以禮屬民僅若有見於春

入黃學士文集卷十

十三

五
四
八

秋二仲與月之旦望况夫里居之遠於州邑者欲以時會于庠序而瞻其禮容聆其言論且不可得非其鄉之善士以義起禮采古人建塾之遺意以為私淑之地則秀民之能為士者果何賴乎處士君誠所謂一鄉之善士而鄉之秀民賴之以為士者也君今已不可作而其嗣人能逐續之如君之存弦誦之聲久而愈振將見藏脩游息於斯者皆得以培其根而達其支成其林而就其實它日必有能以幼之所學為壯之所行而措諸事業者矣至是然後為學之成而可以見君父子有功於斯文豈不偉哉義塾創於元統二年之夏四月其來謁記則至正二年之秋九月也

戴氏義塾記

嘉興郡城東北六十里曰白牛鎮居人數百家為其鄉之望者

曰賜谷處士戴氏諱某患鎮學之弗立而後生小子無所受教規創義塾以私淑乎里人有志未遂而沒後二十年其子曰光遠始因其經畫之素度地於鎮東若干步廣袤可二十畝而贏程土物略基址考正面勢名匠簡林揆日興作先聖先師之殿峙其中論堂踞其後齋廬翼其旁邃廡穹門下至庖湢庫廁直舍之屬為屋總四十有五間陶甓黝堊壯而不華圖史之藏什器之須織悉畢備周以燎垣環以幽篁佳木花徑果蹊而瀦其流泉為芰荷菰蒲之區又十畝不啻起至正某年某月訖七年某月而告成八年春二月乃延儒師招來學用仲丁行舍萌之禮退即講席俾序進而請業焉四齋職教者各一人生貞恒百五十人割上腴之田五百畝以贍之既卒成前人之志又將有昭示于後人而圖其永久於是慈谿黃伯成甫以高文宿德

▲黃學士文集卷十

十四

五八十五

主領教事俾來求予記之予聞昔人有言惠有術也養有道也惠不在豐而在乎不費養不在大而在乎不窮豐而多費是知愛於彼而不知愛於此非其術也大而易窮是知愛於今而不知愛於後非其道也惟其不費故可尚也惟其不窮故可貴也戴氏父子其深知夫惠之之術養之之道矣乎古者五家為比五比為閭門側之兩堂為塾大夫士老而不仕坐其間為左右師合閭中之子弟而教焉今之義塾猶有其遺意若夫屋室之多為間至四十有五則不止於門側之兩堂學徒之衆為貟至百有五十則不止於二十五家之子弟是皆非古之所存其為惠也豐矣古者步百為畝而以百畝為一夫之私田民無不受田之家而士不必仰給於學今畀以田五百畝則十家之產也而况今一畝為步至於二百四十又不止十家之產而已是則

出於古之所無其為養也大矣天之生人也莫不賦以仁義禮智之性聖賢與塗人本無以異因其根於心者使之親師取友朝益暮習而日趨於善遠夫深造而自得皆其本然之固有初非損於此以益於彼斯不亦惠而不費乎物之聚也有數而其用也易耗雖封君之富欲以萬鍾為弟子之養尚恐廩人之粟有時而弗繼今乃欲以布衣養徒之事自任而致其力焉使之因地之利歲取之而不竭利於今者有以施及於後斯不亦養而不窮乎蓋設教必有先後次第此特導以幼學之節而養其良知之本云爾它日由是而以後選論於鄉以賢能登於天府授之以政將見利澤之加於人為惠益豐為養益大戴氏父子之功奚獨善於一鄉而止乎按郡乘宋名臣陳公舜俞其地人也舉進士應制科皆在前列以山陰宰召試館職不就而上書記事而弁志之以俟焉

沈氏義莊記

湖之歸安東七十里是為花城其鄉之好義者曰沈君家故業儒君之父處士公遺外聲利不有仕祿而樂出私財以振人之急謂親親仁民宜有本末次第首圖創義塾義莊以教養其族人未及就緒而歿君以為前人之志不可不續爰以至順辛未捐田五百畝建義塾構殿宇委先聖先師像其中以春秋終釋奠之儀闢講舍齋廬延宿儒為之師而聚族之子弟俾隨林以

受業鄉人來學者弗拒也尋復以至正乙酉捐田五百畝即義塾之南立義莊屋以間計者若干歲取其田之所入以實之擇族中之長且賢者同主其出納貧無以給昏喪諸費者量薄厚之宜制隆殺之等而周給焉大抵本於昔人之成規而微有所損益懼來者弗克嗣其志則以聞于外宰相執政及部使者咸報如所請沈君既求里之寓公記其義塾而義莊未之有記乃叙次其事以屬筆於予古之有國家者必度田授民以厚其生五十四六宗收族以教之親愛自其法不行於後世而民之失其養者日多風俗亦日衰薄然而萬古一心萬心一理田制壞而此心不與之俱壞宗道廢而此心不與之俱廢仁人君子苟克其一念之良心推吾有餘資彼不足使得遂其生而廢其油然親愛之心豈非禮之以義起者哉是則生乎千載之下猶為三代之心

民也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有能慕沈君之為而興起焉將見人各親其親而同宇之內無一夫不獲其所矣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善繼善述者所宜盡心也戚戚兄弟莫遠具邇秉彝之良心誰獨無之予弗辭而為之記者匪徒以勗沈君之後人纂承而勿墜亦以為富而好禮者之勸也沈君名野先字進之今為進義校尉江浙財賦都總管府照磨云

諸暨州鄉貢進士題名記

潛佐諸暨之明年州人士有同升於春官而旅進於天子之廷者其調補而歸也學正陳繼龍既令鄉薦之士為題名而虛其左以俟且屬潛記之潛惟

國朝以科目取士著於令

列聖相承守之如一上以繼志述事下以立邦家太平之基甚

盛德也越於東南號稱都會異時人林輩出起進士至宰相者有之自版圖入職方章逢之流相與蹈詠為日已久如種待穢適惟其時是以 詔下之日莫不爭翔競奮以自廁於英雋之列獨是州閱十年而階計吏第奉常者始接踵而起後先相望滋不凡人其科級之優又旁州比縣所未有也惟其發也不亟故其就也愈偉則其進也孰禦焉雖然士非科目不能以自達至其措諸行事足以被今而垂後者恒有在乎科目之外苟徒誇榮侈盛而以為稽古之所蒙豈賢師儒昭示 上德風厲學者之意哉肆成人有德潛與諸君子求無怍焉可也小子有造潛於承學之士蓋日望之

南山題名記

婺之宦學於杭者每歲暮春必相率之南山展謁鄉先達故宋

黃學士文集卷十

十七

兵部侍郎胡公墓仍即其廟食之所致祭焉竣事遂飲于西湖舟中以叙州里之好大德八年春三月癸亥會者四十有四人魏國趙文敏公時方以集賢直學士領儒臺潛幸褒從先生長者之後而趨走於公履屐之末逮今三十有九年乃以非才補公故處暇日從鄉僧游龍井觀公舊題而與道其故事咸謂不可久廢而莫之舉亟以白于宣政副使王公合同郡大夫士贊方外交四十有一人以至正二年春二月癸亥復會于南山追數向之四十有四人存者殆無幾或顯融於中朝或隨牒調補於遠方或已倦游歸休於家林惟潛忝有祿食于此而得齒茲盛集未知後二十有九年今之四十有一人重來者誰歟古人云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此題名之所為作也諸公謂潛宜題識其首是用弗讓而直書其歲月以俟後之覽者焉

天目山禱雨記

至正二年夏四月不兩江浙行中書省宰執都司親禱于杭之宗陽宮俾真人唐求年為作符檄朱書鐵簡命道士持詣天目山祈靈於兩龍祠仍遣吏同臨安於潛兩縣長貳奉香幣以從十五日乙卯抵太微蓋元洞天至道宮白于靈濟顯澤昭德聖烈王十六日丙辰黎明以楮鏹籍疏狀符檄投諸龍池疏狀符檄皆逆流北上俄若有啓其封而展之者至洞口遂與所授鐵簡俱沉水中已而陰雲四起下山甫一里雨隨至亭午抵玄雷山真慶觀白于護國庇民廣濟明著天妃之神以楮鏹籍符檄鐵簡投諸龍井如前儀符檄獨浮不下或謂此天妃祠而緘題云玄雷龍王宜其弗納乃以意默謝封忽自落而沉還至於潛縣辭雷雨大作潤澤所被合境皆足爰命儒學提舉黃潛直書其事光揚神休二十日庚申謹記

